

丁玲小说的嬗变

42

● 彭淑芬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丁玲小说的嬗变

彭 漱 芬

责任编辑：韦 岸 谢 引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岳麓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益阳振中印刷厂印刷

199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0.5 插页：1

字数：211,000 印数：1—2100

ISBN7-5404-0663-1

I·532 定价：4.00元

序

记得前年五月下旬在西安开全国第四次丁玲学术讨论会期间，彭淑芬同志曾拿了她的《丁玲小说的嬗变》一书的提纲，征求我的意见，要我为书稿作序。一年多以后，彭淑芬同志已将书稿修改增写完毕，湖南文艺出版社业已发排该稿，我的序也终于到了不容许再继续拖延的时候了。

近日常断时续地读完了彭淑芬同志托人带来的书稿，我感到很高兴。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做过独特贡献，属于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开拓者之列的一位作家。《丁玲小说的嬗变》这部二十万字的书稿，不但理出了丁玲创作的曲折历程和发展脉络，而且细致考察了丁玲各阶段小说的特色；不仅对一些重要作品做了具体周详的微观剖析，还从总体上对丁玲小说的嬗变作了宏观把握。书稿吸取了前人研究丁玲包括近十年国内外研究丁玲的成果，同时也力图在一些方面有新的进展和突破。书稿最后两章讨论的内容，尤其令人感兴趣。像小说家丁玲的个性、气质对其作品究竟有何影响，这样的问题在过去虽也有人涉及，往往语焉不详，彭淑芬同志却对此作了较认真的探讨。她认为：

丁玲幼年丧父，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母亲，过着寄人篱

下的生活，孤独、寂寞、痛苦，使这个天资聪慧的小女孩的心理抹上了一层阴郁的“底色”，当她心中的寂寞和苦闷无人倾诉的时候，只能在内心沉淀、郁结。于是，为了寻找心灵中的平衡，她不得不从现实走向内心，这样，便养成了一种内向的、沉默的个性气质。在她早期的几乎每一篇作品中，都有这种个性气质的投影。丁玲在以自己的母亲为模特儿的小小说《母亲》和带自叙传性质的短篇小说《过年》中，更直接地刻画了一个小女孩“小苗”，……她的“神经非常纤细，别人以为她不够懂的事，她早已放在心上不快活了”。

彭淑芬同志还从母亲、师长对丁玲的影响，考察了丁玲反叛世俗的叛逆性格的形成及其对作品的渗透；从丁玲参加革命后性格“由倔强高傲变为喜群，由愤懑感伤变为开朗热情”，考察了丁玲小说风格的变化。丁玲成为尼姆·韦尔斯所说的“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这使她的小说“能够留在我们脑海里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是梦珂、莎菲、曼贞、阿毛、陆萍、黑妮等脱尽了脂粉气与闺秀气，具有现代人的意识，对鄙俗和虚伪的社会充满着反叛情绪的女性形象”。作家的气质、历练、才能、学识，综合形成了丁玲后期创作既有女性的温柔、细腻、沉静，也有男子的洒脱、豪放、雄浑，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从而迥异于“五四”以来冰心、庐隐等女性作家笔下的温婉风格。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颇有见地的。

《丁玲小说的嬗变》最后一章中探讨的丁玲的艺术个性由形成、迷失、回归到拓展，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读过青年研究者王雪瑛同志的一篇文章，叫做《论丁玲的小说创作》，文章写得很有才气，但却提出了一个相当片面、相当简单化的看法，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的丁玲小说，由

于不是“自我表现”，已经丧失了作家的艺术个性。我在《走出百慕大三角区》和《全国第四次丁玲学术讨论会闭幕词》二文中，都曾表示不赞成这种看法。彭淑芬同志的研究及其见解，我觉得就比较公正和符合实际。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真正的艺术个性、艺术勇气是必然会渗透到许多方面的，不仅自我表现时要流露，就是客观再现时也会在生活的选择、评价和描述中体现出来”（《全国第四次丁玲学术讨论会闭幕词》，《延安文艺研究》1989年第8期）；在客观再现类小说作品中就看不见作家的艺术个性，如果不是由于某种偏见，恐怕也只能是评论者本身缺少眼力的表现（除非作品本身写得太次）。作家从表现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转向”表现更宽广的社会、表现原先所不熟悉的群众，都会在一个时期内面临“无用武之地”因而削弱、淡化艺术个性的局面，这并不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才有，而是二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的。以台静农为例，思想更为激进之后写的《建塔者》这部短篇小说集，显然就比不上原先的《地之子》中那些作品。这是作家生活体验上的限制，“失误”并不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或艺术个性的抛弃。在国统区当局竭力阻挠和禁止作家接近工农的情况下，丁玲转而写《母亲》这类熟悉的题材，应该说是正确的。而在解放区鼓励作家深入工农的情况下，丁玲不怕最初出现的艺术个性的“迷失”，坚持继续写群众，终于经过日积月累的实践而取得伟大的突破，使自己掌握了创作上的主动权，拓展了艺术个性，这一途径同样是正确的。事情似乎完全取决于不同作家自身的具体条件。我想，在作家的“艺术个性”问题上，这样来认识也许会全面一些，辩证一些。

彭淑芬同志这部书稿有许多优点，却也存在一些不足。

就我的感觉而言，全书的章节似未完全理顺，既带来若干内容的重复，也使纵的考察和横的论述两个方面未能很好地融成一体。第七章的内容可以溶解到前面各章中去，八、九、十章的内

容，也可以重新加以组织。所有这些结构上的问题，今后如有机会，可从内在的逻辑关系着眼加以调整。

另一个是材料问题。有一部份引文未能注明详尽的出处。还有一些引述则并未根据原始材料。如引述我对小说《在医院中》的看法，不是根据1980年作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却用了1987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开拓者的艰难跋涉》一文，结果与争鸣者的话题就显得有点对不拢了。

至于“社会剖析小说”的提法，是我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专为茅盾《子夜》以后的作品及吴组湘、沙汀的小说起的一个名称。它有特定的含义。有的同志将它移用到丁玲的作品上，在我看来，也许是并不确切的。

拉杂地写了一些想法，只是谈点零星的读后感，聊以塞责。姑且也算一篇序吧。

严家炎

1990年11月3日于北京大学

前 言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这样一位独特的作家——

她是个“奇才”，才华横溢，一鸣惊人！《莎菲女士的日记》一发表，便在文坛上刮起了一阵旋风，使人们“震惊”。朋友们赞誉她一出台便“挂头牌”，而不是在戏台上背棍打旗喊“阿可”的角色。

这位高悬于午夜耀眼的新星，“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孙犁：《关于丁玲》，《丁玲纪念集》）

她又是一个“奇人”，富有传奇色彩和特殊的遭遇。她被国民党绑架过，软禁过；她这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也曾遭到误会，被戴上“反党”、“右派”的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她住过“牛棚”，蹲过监狱。政治风浪把她卷入漩涡，时而被托上云霄，时而又被卷入海底；时而誉满人间，被誉为“女娟”、“夸父”，是补天逐日的英雄，“永耀高丘的神女”；时而又被判为“利用小说反党的”罪人。人们对她的评价如钱塘江的大潮，大漲大落。

然而，她那抖抖瑟瑟的手，始终跟踪着自己心灵的律动，写出情感的符号，一页一页的字，一本一本的书，跨越时空，跨越

国界。五十年代，她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八十年代，她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荣誉院士的称号。

她的个性倔强得有点特别。本来，她所承受的苦难已经超出了“人”的负载能力，好心的人劝她说：“你死吧，死了不会再受这样的折磨。”然而她回答说：“我不是不能自杀，我手有很多安眠药片足以可以舒舒服服地睡死的。但是，我的心界越来越宽。”（转引自《硬席客车》，《丁玲纪念文集》）

终于有一天，在她尝遍了命运的千般含义、生命的万般艰辛后，她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和写作的权利。不曾戏弄历史的人，历史也决不会戏弄她！

当她带着萧萧的白发离开人间的时候，她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丁玲同志生平》，《人民日报》1986年3月16日）这是她在经历了六十年的浮沉和褒贬赞誉之后得到的“盖棺”之论。

诗人在悼念她的诗里，这样赞颂她的名字——

“这是北方牛车上的铃铎
在地弹炸得坑坑洼洼的田野
乌黑冰冻的道路上
不停地颤颤不停地呼喊不停地一摇一响
丁铃丁铃丁铃
丁玲……”

（牛汉：《遥远的回忆》，《丁玲纪念集》）

丁玲，这个悦耳动听的名字，以及她的苦难，她的倔强，她的天才，她的奉献，的确使人感动，也使人赞叹，使人“震惊”，有时也使人困惑、迷茫。

我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作家：她有深邃的思想，坎坷的经历，复杂的情感，独特的创作个性。她站立在我们的面前，不是一泓清澈见底的小溪，而是一座层峦迭嶂的山峰，可望而望不透，深远而又神秘。

新时期以来，对于丁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潮。研究丁玲的外国学者也逐渐增多。法国评论家玛丽安娜·曼认为：“丁玲作品是中国思想、中国现实的艺术再现，给了我们一张进入中国世界的门票。”美国《二十世纪百科全书》丁玲条目中这样写道：“丁玲女士，作为一名二十世纪最有力量、最为活跃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显著位置。”

国内方面，近几年来，也从“文本性”的文章转入对丁玲各个时期作品的探索及其艺术个性、创作道路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从丁玲的命运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坎坷道路中，追寻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及其经验教训等，这些都是有益的探讨。近年来还出版了一些研究丁玲的资料及论文集，开拓了丁玲研究的领域。然而，研究专著仍然为数不多，丁玲这个领域仍待开拓与突进。

丁玲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小说和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特别是，她是以写小说走进文坛的，又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她主要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出现于中国与世界文坛的。因此，称她为优秀的小说家，我想对于丁玲来说，应是当之无愧的。

显然，对她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地、综合地研究，将是整个丁玲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本书就是侧重从她的小说嬗递演变这个切口入手，着重探讨她的小说嬗变的轨迹的。

在丁玲一生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的小说创作绝不是只有一个模式，而是自觉地处于嬗变中。她既能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又能写出在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与此有着巨大差异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世界文学史上，能够写出这样有着巨大差异的小说的作家，为数也许是不多的。

她的小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丁玲说过：“我们要象一块海绵一样，放在什么地方都吸收东西，我们要多学人家的东西才好。说老作家僵化，我觉得我们应该警惕，这个东西不去掉是不能进步的。”（《谈写作》，《丁玲文集》第六卷）正是这种开放的态度，自觉嬗变的意识和“海绵”的精神，才使丁玲的小说世界处于“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境地，避免了僵化和板滞化。也正因为这样，她的小说世界才能涌动着无限的生命力和活力，处于一种嬗递演变之中。

那么，丁玲的小说，是如何从《莎菲女士的日记》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呢？本书试图对这种变化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书中第一章至第六章，从纵的方面把丁玲的小说发展，划为六个阶段——即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起步，经过左翼时期小说内容和艺术技巧的嬗变；此后是创作长篇小说《母亲》，寻求艺术上的新突破；延安时期，她小说的现实主义得到了深化；在长期的艺术积累的基础上，终于创作了标志着新的里程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后是解放前后就开始构思，用了长达三十年时间，多次重写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本书试图从各个阶段的创作成就与不足及其发展趋势，找出丁玲小说发展的承续性与整体嬗变发展的轨迹。

书中第七章到第十章，试图从某一个横切面上，如丁玲小说的叙述视角、审美追求、个性气质、风格特色、艺术个性、横向的借鉴与纵向的继承等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剖析其嬗变的轨迹，给读者一个轮廓式的印象。

从纵横两个方面看来，丁玲的小说在内容上，由单义、单质、单纯向多义、多质、复杂发展；在小说的形态上，由短篇小说

说向长篇、史诗式长篇小说发展，短篇小说则从单一的形态发展为多样的、多类型的小说形态；在艺术技巧上，也不只是细微不至，一招一式的变化，而是从感知方式、叙述语言与风度、审美追求、风格特色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丁玲小说的现实主义不断地得到深化。总之，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技巧上、创作方法上，丁玲小说的变化是总体性的，是作家在原有成功的基础上的再次探索和创新，在新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上新的规变。

诚然，在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中，也有过曲折。在某一时期的某些作品中，由于种种原因，其艺术个性也有过淡化、甚至迷失，但是，这只是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并不是她有意丧失自我。总结了经验教训，她的艺术个性又得到回归并且得以拓展。

丁玲对自己是严格的，她说：“我是大张着诚恳的胸怀，预备迎接一切不客气的，坦白的，对于我作品缺点的指示和纠正，无论表面上的，技巧上的，思想上的。”（《〈一个人的诞生〉自序》）正是这种严肃的、谦虚的态度以及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才使丁玲的小说创作并没有被自己最初铸定的格局所束缚，而展现了一条吸新纳异、嬗递演变的轨迹。

目 录

序	(I)
前言	(• 1 •)
一、不同凡响的起步.....	(1)
莎菲——叛逆的、矛盾的、孤独的形象.....	(4)
(一)叛逆者.....	(4)
(二)矛盾者.....	(8)
(三)孤独者.....	(11)
莎菲形象的意义.....	(13)
早期小说的鲜明个性	(17)
(一)心理隐奥的探胜.....	(17)
(二)情绪结构和意念结构.....	(22)
(三)浓重的抒情色彩.....	(24)
(四)悲剧倾向.....	(26)
二、“转向”中内容和形式的嬗变.....	(31)
“转向”之必然.....	(33)
(一)生活轨道和社会意识的变动.....	(33)

(二) 文学观念的改变·····	(36)
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嬗变·····	(38)
(一) 题材、主题的演变·····	(39)
(二) 形象刻划的“得”与“失”·····	(42)
(三) 艺术手法的变化·····	(46)
三、困惑中寻求艺术上新的突破 ·····	(49)
曼贞形象的真实感和历史感·····	(52)
(一) 形象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和心灵的发展史·····	(52)
(二) 严格地从人物的思想逻辑和性格逻辑出发·····	(56)
由欧化到民族化·····	(58)
(一) 从对话和行动中刻划人物性格·····	(59)
(二) 情节结构、节奏、语言诸方面的借鉴·····	(64)
通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桥梁·····	(66)
四、现实主义的深化 ·····	(69)
“意外”的收获·····	(70)
向新的世界转换·····	(74)
时代的声音和社会的风采的真实记录·····	(77)
现实主义的深化·····	(79)
(一) 形象所包含的深刻性、深远性与典型性·····	(81)
(二) 深刻的解剖和哲理的思考·····	(84)
(三) 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88)
五、艺术上的里程碑 ·····	(95)
里程碑前的驻足·····	(96)

创作契机的到来.....	(99)
“不同异质的文学”	(101)
(一) 内蕴的丰富与历史的深度	(101)
(二) 形象的独到发现	(107)
(三) 中西融汇的艺术技巧及手法	(112)
六、民族形式的探求	(123)
命运多舛的小说	(124)
民族形式的新探索	(127)
(一) 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探索	(127)
(二) 对民族形式的追求	(130)
七、叙述角度、叙述风度与叙述语言的演进	(141)
单一视角到多重视角及其交叉位移	(143)
叙述语言与叙述风度	(147)
(一) 由个体叙述风度走向群体叙述风度	(148)
(二) 由主观叙述风度走向客观叙述风度	(151)
八、审美追求、审美情趣及其流变	(153)
爱美, 善于发掘美	(155)
真中求美, 化丑为美	(157)
表现人物的缺陷美	(161)
弘扬人的主体精神	(163)
审美情趣的流变	(165)

九、个性气质与小说的风格演变 (171)

个性、气质的形成与发展 (173)

个性、气质对其小说创作的制约 (179)

(一) 个性、气质对其小说形象的渗透 (179)

(二) 个性、气质对其风格演变的制约 (181)

十、丁玲小说发展轨迹的整体勾勒 (191)

社会意识的不断强化 (192)

(一) 小说个性解放主题的淡化与阶级解放主题的
强化 (192)

(二) 从渲泄意识到忧患意识与超越意识 (195)

艺术个性的形成、迷失、回归与拓展 (201)

横向的借鉴与纵向的继承 (206)

附 录 (211)

丁玲小说研究六十年述评 (211)

我心中的相思树

——悼丁玲 (247)

后 记 (255)

一、不同凡响的起步

在文学中，个性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别林斯基

1927年的秋天，当丁玲提笔写《梦珂》的时候，她绝没有想到要做小说家。这位23岁的年轻姑娘，只是觉得有话要说，却找不到人听；寻求出路，又不知道哪里有路。于是，在极端苦闷、寂寞中，怀着极端的反叛情绪，“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个社会一个分析”（丁玲：《我的创作生活》）。是年冬天，第一篇小说《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叶圣陶先生从来稿中发现了这颗新星，并以重要的位置刊载了她的处女作。丁玲是幸运的，如她所回忆，“第一篇（《梦珂》）就发了头条，第二篇（《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是头条，第三篇（《暑假中》）还是头条，第四篇（《阿毛姑娘》）也还是头条。”（《答〈开卷〉记者问》）

《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少男少女中刮起了一阵旋风，带给读者一些新的兴奋，“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朱自清语，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中的“白采”条）。于是，丁玲一鸣惊人，她的名字和莎菲一起，跨越国界，走向了世界。

丁玲回忆她的创作生活时这样写道：“发表四篇文章后，叶老给我写信，说可以出一本集子了，帮我去交涉开明书店，出了